

奥尼尔文集（全六册） 2

黄 金

(四幕剧)

人 物

艾赛亚·巴特利特 “特里顿”号捕鲸船船长

赛拉斯·霍恩 “特里顿”号水手长

本·凯茨 “特里顿”号水手

吉米·卡纳卡 岛上居民，“特里顿”号水手

巴特勒 “特里顿”号厨师

艾伯尔 “特里顿”号勤杂工

萨拉·艾伦·巴特利特 船长的妻子

苏 船长的女儿

纳特 船长的儿子

丹尼尔·德鲁 一只货船的高级船员

贝里医生

第 一 幕

景：马来群岛南部边缘的一个荒芜的小珊瑚岛。珊瑚沙在强烈的阳光的照射下露着闪烁的白色；沙滩的右前方有一个海拔数英尺的长长的小沙丘。在这块高地的中央有一棵矮小的棕榈树，

它的一串串蓬乱的树叶静静地低垂着，在树干四周的土地上投射了一片细小的圆影子。距离小岛一百码的地方有一个环礁湖，它的深蓝色和环绕着它的白色珊瑚沙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向大海那边的遥远的地平线呈现一大片紫色的烟雾，这片烟雾把海水的鲜蓝色和天空那种像金属的灰蓝色分隔开来。珊瑚岛在太阳下面烘烤。强烈的阳光构成了一阵轻轻地颤动着的热浪薄雾反射到天际，弄得物体的轮廓变形，从而使看得见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怪异特质，好像整个世界浸在一种无颜色的熔化的液体里漂浮着。

〔幕启时，艾伯尔把身子蜷作一团，躺在棕榈树的荫影下睡觉。他是一个发育不全的、身材矮小的十五岁少年，脸被太阳晒黑，皮肤皱缩，有点老态。他穿着一套肮脏的成人粗布工作服，尺寸过大，很不称身，松散地挂在他那瘦弱的身上。他戴着一顶尖顶的粗帆布帽子，一束束棕色的头发在帽子底下披散着。他看起来极其筋疲力尽。他的梦境显然充满着恐怖，因为他痉挛般地抽动着身体，在惊吓中呻吟着。巴特勒从后边的右面气喘喘地慌忙走了上来。他是一个过了中年的高个子，穿着一套褪色的棕色衣服。没有钮扣的上衣敞开着，露出上身。他的秃头上戴了一顶布帽子，秃头四周有一些稀薄的灰发。他的身体消瘦，有两只圆圆的蓝眼睛，脸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呈现出许多皱纹。他的赤脚穿着一双破旧的、沉重的鞋子。他警觉地向后面观望，好像是怕有人跟踪似的；后来他看清没有被人跟踪，就走近那个入睡的少年，弯下身子，把一只手放在艾伯尔的前额上。艾伯尔呻吟着睁开眼睛。他偷偷摸摸地向四周凝视着，

好像正在寻找一个他害怕遇到的人。

艾伯尔 (发出沙哑的声音) 巴特勒, 船长和其余的人在哪里?

巴特勒 (发出嘶哑的低声) 在沙滩上——下面那边。(他做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姿势, 向右边走去, 呻吟一声坐在树底下, 背部靠在树干上, 徒然试图把他的长腿弯曲起来, 使全身都藏在树荫里。)

艾伯尔 (露出渴望的眼光) 他们还没有找到水吗?

巴特勒 (摇摇头, 疲倦地闭着眼睛) 没有。他们怎么会找到水——根本就没有水——在这鬼岛上——跟骨头一样干的地方,——我的小家伙——这里有的只是沙和太阳。

艾伯尔 (突然痛苦地尖叫一声——双唇颤动着) 我要喝一口水——真难过! (以颤抖的声音恳求) 喂, 难道你没有剩下一口水吗? ——老实说, 有没有?

巴特勒 (细心谨慎地向四周望了一望) 别这么大声说话! (双眼严峻地盯住这个少年) 这是一个绝对的秘密, 你要留心! 你要发誓不泄漏出去——你不会对他说吧?

艾伯尔 一定不说, 巴特勒, 一定不说。要是说出去, 让老天爷打死我吧!

巴特勒 (从他的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一个一品脱水壶。壶里有差不多半壶的水) 他——和其余的人——他们会像杀狗那样地杀死我, 也会把你杀死, 小家伙——你要记住这一点!

艾伯尔 一定! 我不会告诉他们, 巴特勒。(疯狂似的伸出双手) 啊, 把水壶给我吧, 巴特勒! 看在老天爷面上, 让我喝一口水吧!

巴特勒 不, 你不能喝一口水! 只能喝几滴水。这一点水要维持到有船只经过这里把我们救出去的时候。这是我们活命的唯一希望。(伸出手臂, 使水壶靠近那个少年) 现在把你的双手放下——要不然, 一滴水也喝不到! (那个少年放下双手。巴特勒细心地把水壶递到那个少年的唇边, 让他喝了两口水——然后把水壶

拿掉)现在只能喝这一点。以后再给你喝。(他自己也喝了一口水,以坚强的意志硬把水壶从自己的唇边拿掉,迅速地塞上塞子,把水壶放进口袋,震颤地长叹一声。)

艾伯尔 啊,让我多喝点!再喝一口——

巴特勒 (坚决地)不!

艾伯尔 (无力地喊叫着)你这坏蛋!

巴特勒 (温和地)别生气。你一生气就会觉得身体更热——也会觉得更口渴。(那个少年筋疲力尽地坐下来,闭着双眼。巴特勒开始用一种更自信的声音说话,好像喝那口水使他恢复了勇气似的)那口水还会救我们。那是我在最后一刹那想到的主意。那时他们刚好在把小艇放到海上。我听见你在叫我赶快来。可是当时我想把这个水壶装满水。这个水壶放在船上厨房里差不多有两年了。那天夜里我在奥克兰被他们胁迫到船上来工作的时候,我把这个装满威士忌酒的水壶放在我的裤子后面的口袋里。那天你叫我的时候,我从一个水桶里装满一壶水,然后跑到小艇上。我那样做真走运,小家伙——为了你,也为了我——可不是为了他们——那些该死的家伙!(好像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似的)我干吗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对吗?他们那伙人除去踢我一脚或骂我一声,哪里给过我更好的东西?(露着怀恨的情绪)假如他们拿到水,他们会把水给我喝吗?他们情愿看见我下地狱!况且,他们来不及拿到水。他们四个人此时此刻简直要发疯了。三天前的夜里,桶里的水喝完了,我们在黑暗中划着小艇来到这个小岛;从那时以后,他们没有再喝过一口水。(他突然古怪地笑起来)当我刚要来到这里的时候,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像疯子那样大喊大叫吗?

艾伯尔 我想我当时的确听见一些声音——只是我以为我在做梦。

巴特勒 倒是他们在做梦。我当时和他们在一起。(气冲冲地)他踢我——每一次我想跑掉,他总是打我,不让我走。他的身体倒还强壮——(威胁的语气中有怀恨的情绪)——可是他活不长,该死的家伙!(克制自己,兴奋地继续说下去)我们跑出去找水。吉米·卡纳卡看见在暗礁下面有一只小艇,艇身一半沉在水里——那是一只马来亚独木舟,只是大一些。他们以为在那只小艇上也许有水可以喝。突然他们大声叫喊起来。他们全都站在一只箱子旁边,把箱子撬开,发疯似的又叫喊又咒骂。我走过去一瞧,看见那只箱子里装满着金属破烂货——我猜想是马来亚人戴的手镯、箍带和项圈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全是黄铜、铜以及质量低劣的金刚石仿制品等等——一点价值也没有!我捡起几件来看,核实一下。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这些不是黄金,是黄铜和铜——一点价值也没有。”我的天,他发起火来!(勃然大怒!)我当时只好逃走,否则他一定会拿起刀子戳死我。(语气突然激烈起来)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看来,他们不会有好下场。当时我喝醉了酒——丢掉一个好职业,被他胁迫到一只倒霉的捕鲸船上当伙夫,烧猪狗不食的饭菜!啊,我一定要和他算账!他那只该死的船失事了,沉掉了——那是他碰到的第一件倒霉的事。我一定要看到他烂掉,死掉——那三个家伙和他一起烂掉,死掉!可是你和我将会得救!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和我各喝半壶的水吗?这是因为他们也踢你、打你。现在我们要报复!(这一阵感情的爆发使他筋疲力尽,他向后坐下去。他们两人都沉默不语,闭着眼睛,身体斜靠着树干。一些男人的低语声从右面和后面传过来,渐渐近了。)

艾伯尔 (吃惊地张开眼睛)巴特勒!我听见他们走过来啦!

巴特勒 是的,是他们。(他有气无力地站起来。艾伯尔摇摇晃晃地站

起来。他们两人都向左边走过去。巴特勒用双手遮在眼睛上，朝海滩的方向望过去)你看!他们正在把那箱破烂货拖过来,这些该死的傻瓜!(用警告的语气)他们疯狂到了极点。别让他们有机会找你的麻烦,你知道吗?(沙滩上传来拖着脚走的沉重的脚步声,巴特利特船长露面了,霍恩在后面跟着,在霍恩后面的人是凯茨和吉米·卡纳卡。巴特利特是个高个子,身躯魁伟,穿着一件双排纽扣的蓝色上衣,裤子和上衣都是用同样料子制成的,一双高统橡胶靴从膝部向下卷起来。尽管他受到饥饿和口渴的折磨,但他那肌肉发达的身躯看来还有巨大的力气。他的脑袋特别大,头上缠结着的铁灰色头发乱成一团。他的棕褐色的面孔很大,骨骼突出,有一个长长的鹰钩鼻子,嘴巴上面长着密密麻麻的灰色胡子。他那宽阔的下巴以一种不能宽容的顽固的角度向前突出。他那浓密的灰色眉毛挂在阴沉的黑眼睛下面。赛拉斯·霍恩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有一个状似鹦鹉嘴的鼻子,他那消瘦的面孔布满着一辈子极度的色欲和卑鄙的残酷的印记。他穿着一条灰色的棉布裤和一件男式汗衫,前面撕裂着,露出多毛的胸膛。他的手臂、肩膀和胸膛上暴露出来的皮肤给阳光晒得起了水泡,出现焦痕。他戴着帽子。凯茨是个又矮又胖的男子,胸部宽大,四肢既短又粗。他那四方形的愚笨的面孔布满麻点,两只眼睛露出贪婪、愚蠢的目光。他是个无知的畜生,粗野下流,残酷无情。他穿着一件肮脏的白色水手罩衫和一条粗棉布裤,戴着一顶棕色帽子。吉米·卡纳卡是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皮肤带青铜色的岛上青年。他的身上只围着一块缠腰布,束着一条挂了一把入鞘的匕首的皮腰带。后面这两个人正在抬一只沉重的、用镶嵌物品装饰的箱子蹒跚地走着。那三个白种人的眼睛露着狂热的目光。他们由于舌头肿胀而发音模糊不清。但是他们的烤焦了的面孔露着一种快乐和兴奋的狂热的表情。)

巴特利特 (发出单调的低声)它很沉,我知道,很沉——那只箱子。抬高一点,好汉们!把它抬高!(他自己躲在树荫里,背部靠着树干,伸手指他脚下的沙)把它放在那里,好汉们——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

霍恩（机械地重复船长说的话）把它放在那里！

凯茨（发出沙哑的、笨拙的声音）是，是，船长！吉米，把它放下来。

（他们把箱子放下。）

巴特利特 坐下来，小伙子们，坐下来。你们可以休息一会啦。

（那三个人疲惫不堪地倒卧在沙上。巴特利特的眼睛贪婪地盯住那只箱子。凯茨突然打破沉默，起身跪下，以窒息的声音叫起来。）

凯茨（他以坚定不移的目光凝视着船长）我要喝一口——水！（其他的人吓了一跳，茫然留心静听。霍恩的双唇痛苦地颤动着，无声地重复这一个词。过了一会，巴特利特用拳头打击自己头颅两侧，好像想使自己的脑袋摆脱这一个缠住他的词似的。巴特勒和艾伯尔站在那里，用惊恐的目光注视他们。）

巴特利特（恢复了自我控制的力量，发出一种深沉的、有威胁性的、坚决的声音）本·凯茨，如果你再说那个词——如果你把那个词再说一次——我就把你送去喂鲨鱼！你听见了吗？

凯茨（惊惶地）是的，船长。（他软弱无力地再一次倒在沙上。霍恩和卡纳卡绝望地、懒洋洋地躺着。）

巴特利特（露着极端轻蔑的态度）你难道是小孩子，像生病的老太婆那样——哭着要那种我们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吗？你难道不能像个有点口渴的男子汉那样站立起来吗？（坚决地）将会有充足的水——只要你肯等候，坚定不移，顽强不屈。我们大家今天将会得救。我敢向你们担保。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他的目光投向那只箱子）在我们发现这件东西以后，你们应该欢唱，而不应该哭泣。在你面前有黄金的时候，缺水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狂喜地）黄金！单是你分到的黄金就足够给你一辈子买朗姆酒、买葡萄酒、买女人。

凯茨（挺身坐起来——他的细小的眼睛神魂颠倒地凝视着那只箱子——笨拙地咕哝着）是的——是的——朗姆酒和葡萄酒！

巴特利特（半闭着眼睛，好像那样才能更好地欣赏他的幻象）好啦，让你和霍恩和吉米都有朗姆酒和葡萄酒和女人。好汉们，你们再也不需要在暴风雨的海上做苦工了；你们可以一年到头口袋里天天装满全薪，有的是钱让你去花。（那三个人热切地倾耳静听着。甚至巴特勒和艾伯尔也朝前走一两步，好像他们同样地处于半催眠状态似的）凯茨因为口渴而抱怨！如果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话，抱怨的人应该是我才对！难道不是我丢了一只船和在那只船上的两年工作吗？你们丢掉了什么呢，你们三个人，难道你们丢掉的不只是几件破旧的衣服吗？（以粗野的语气着重地说）我告诉你，“特里顿”号沉掉了，我感到很高兴！（他用手指轻轻地拍着那只箱子）这只箱子里的财宝比所有正在作业的捕鲸船所赚的钱还要多。这里有的是黄金——又重又纯——还有金刚钻和绿宝石和红宝石！——红的和绿的都有。

凯茨（舔着双唇）是的，我看见它们在箱子里——绿宝石是绿色的，我知道，值一吨黄金！

巴特利特（好像没有听见凯茨的话，正在梦幻中自言自语）朗姆酒和葡萄酒给你们三个人，其余的东西都是我的。好啦，我要回家休养，一直休养到我死亡那一天。好啦，我的女人，我现在就要回家了。好啦，纳特和苏，你们的爸爸就要回家，在家休养一生！萨拉，我要像你一向要求我的那样，不再干捕鲸船这个行业了。好啦，我要像你一向恳求我的那样，在星期天和你一起去教堂。我们一定要让那些该死的邻居张着眼睛看看，那些该死的家伙！你可以乘马车，穿丝绸——享受一切好东西——也让苏和纳特享受一番。我许多年来就梦想这一天的到来。我一向根本不在乎什么鲸油——那只是做点生意——我总是希望在一次航程里捡到龙涎香——一大堆——那可就和黄金一样宝贵啦！

霍恩（低垂在胸前的头有气无力地抬起来）是的，龙涎香！那是值钱的东西。

巴特勒（低声对艾伯尔——谨慎地）你瞧！难道我说错了吗？他们全都疯了！

巴特利特（他的声音越来越像梦游者的声音）是回家和你安顿下来的时候了，萨拉。我的家里有许多大树，好汉们，还有树荫和青草，从大海那边吹来凉爽的风。（他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振作起来，愤怒地向四周瞪眼）该死！我在想什么胡说八道的事情呢？（但是他和其余的人立刻又陷入昏迷状态。停了一会儿，他又开始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讲一个故事）许多年前，当我在新贝德福那边捕鲸鱼的时候，一个男人跑来找我——他看来像是西班牙人——他要租我的船，和我分享利润。他拿出一幅位于南美洲某地海岸边一个岛屿的地图给我看。地图上有一个十字形的记号，指明旧时的海盗埋着金银财宝的地点。可是，我那时是个傻瓜。我不相信他的话。他最后找到一只苏格兰的旧纵帆船。那只船起航了，以后没有再听到它的消息。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他和他的妈妈。我常常想，假如我那次出航的话——（他挺起身子，以咄咄逼人的强暴态度喊叫起来）可是船仿佛就在这里！船一直开到金银财宝的地点——地图也不要，什么都不要。黄金、金刚钻，什么都有——都摆在我们面前！（对着那个现在警觉起来的吉米）把箱子打开，吉米！

吉米（站起来——发出温和的声音）是的，船长。（他俯身准备揭开箱子的盖。）

巴特利特（情绪突然发生变化，粗野地把吉米的胳膊推到一边）住手，你这条狗！这只箱子由我保管，除了我之外，谁的手也不许碰到它！

吉米（驯顺地向后退——发出同样无动于衷的温和声音）是的，船长。

(他在箱子的左边蹲下来。)

巴特利特 (好像突然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厨师)原来你在这里,是吗?
(愤怒的情绪使他的声音变得沙哑)我还没有忘记你在下面岸边说过的话!我当时没有把你抓起来算你走运!“黄铜和铜——破烂货”你当时说——不是黄金!一点价值也没有,你当时说!你这该死的撒谎的家伙!(对艾伯尔看一眼)你也把你那套谎言告诉了那个小家伙。我能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严厉地)到这里来,小家伙!

艾伯尔 (以踉跄的步子走过去)是——是的,船——船长?

巴特利特 把那个箱子打开!把它打开,你这小鬼!(艾伯尔在极度恐慌中俯身把箱子的盖揭开。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巴特利特的巨大的手抓住他的上衣的领口,使他弯下身来,脸对着箱子。霍恩、凯茨和吉米·卡纳卡都走拢来,他们伸长着脖子想看看箱子里的东西。)

巴特利特 (猛力摇动那个惊恐万状的少年的身子)你看见那里有什么东西,你这小笨蛋?你看见那里有什么东西?

艾伯尔 喔——松开手吧——我要憋死啦!

巴特利特 (冷酷无情地)如果你不回答我的话,你就活该憋死。你看见什么呢?是黄金吗?你回答我的话。——是黄金吗?

艾伯尔 (结结巴巴地)是的——没错——黄金——我看见了黄金!

巴特利特 (把他推开。那个少年摇摇晃晃地跌倒在沙上。巴特利特得意洋洋地转向巴特勒)你看见吗?你这个撒谎的家伙?黄金!黄金!甚至小孩子看它一眼也知道那是黄金。(语调中包含着阴沉的威胁的成分)可是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吗?

巴特勒 (惊惶地)也许我错了,船长。我——没有——很仔细地看。

巴特利特 到这里来!(他站起来,背靠着树干)到这里来!

巴特勒 是的,船长。(但他躲躲闪闪地向四周观望,好像要逃走的样子。)

巴特利特 吉米！（吉米·卡纳卡迅速站起来）如果他要逃走，吉米，
拿刀戳他。

吉米（他拔起刀，黑眼睛露出粗野的目光——发出柔和的声音）是，船
长！

巴特利特（向那个哆嗦着的厨师）到这里来！

巴特勒（鼓起绝望的勇气走近他）是，船长。

巴特利特（指着箱子里的东西）那是黄金吧——或者不是黄金？

巴特勒 假如我拿一件东西起来看看——

巴特利特 你捡一件起来。

巴特勒（捡起一只镶嵌着有色玻璃的沉重的脚镯，看了一会儿——然后
假装很有把握的样子）我搞错了，船长。那的的确确是黄金——
非常值钱，我敢断定。

巴特利特（疯狂般地扬扬得意）哈！你恢复理智了吗？太迟了，你
这坏蛋！这里没有你的份儿！这一拳是你过去向我撒谎应得
的教训！（他伸出拳头，把巴特勒打得摊开四肢躺在沙上。巴特勒躺
在那里，呻吟一会儿，手里还抓住那只脚镯。那个少年吓了一跳，惊惶
地向左边跑掉。）

巴特利特 那一拳给你一点教训！（他坐在箱子旁边。其余的人靠近
他蹲着。巴特利特挥动着双手——口气中包含着狂热的贪婪欲望）黄
金！比捕鲸鱼还好，对吗，孩子们？比龙涎香还好，即使我有
好运气找到龙涎香的话！（巴特勒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以轻蔑的
嘲弄态度检查那只脚镯，甚至用牙齿把它咬一咬看。然后他偷偷地向
左边移动着身子。他的脸上的表情突然发生变化；他以仇恨的目光凝
视着船长，满腔怒火使他的相貌变了样。）

吉米·卡纳卡（伸手指着巴特勒）他拿了那只脚镯，船长！

巴特利特（以轻蔑藐视的目光看了那个厨师一眼）你想拿着那块黄金
溜走吗？你这偷东西的猪猡！你现在完全知道这是黄金了

吗？好吧，你可以保存那块黄金——当做你说过一次老实话后应该得到的份额。

霍恩（他的贪心驱使他提出抗议）别把那只脚镯给他，船长！他什么事也没有干，而我们为找到那个箱子卖力工作的人倒要少分一些东西！

巴特勒（愤怒填膺——结结巴巴地）谁向你们要这东西——嗯？谁——要这一钱不值的東西？我不要！不要！（轻蔑地拿出那只脚镯）黄金？哈哈！黄金？黄铜，那就是黄铜——加上几块玻璃！破烂货！一点价值也没有。东西就在这里！拿去吧！（他当他们的面把那只脚镯丢在沙上。巴特利特以保护珠宝的态度把它捡了起来。）

巴特利特（暴跳如雷）吉米！（巴特勒吓得大叫一声，向左边跑掉。吉米跳起来，手里握着刀子，站在那里，等候新的命令。）

吉米（热切地）我去抓他——戳他一刀好吗，船长？

巴特利特（停一会——皱起眉头）不。如果要杀死他——时间有的是。坐下。（吉米露着小孩发脾气样子再一次坐下来。巴特利特凝视那只脚镯，继续皱起眉头，好像巴特勒的行动使他感到不安，使他迷惑不解，手足无措。他一半对自己咕哝着）真怪！真怪！他把那只脚镯丢回来，好像那是一块泥巴似的！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他说他不要。破烂货，他说——可是他知道那个东西是黄金！一分钟前他自己说过那个东西是黄金。他真怪，他明知那个东西是黄金，为什么偏要说是破烂货？难道你们觉得——他不相信那东西是黄金吗？

霍恩 因为你把他击倒，他发疯了。

巴特利特（冷酷无情地摇摇头）我击倒他，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可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样——对我说话。不，他一定有一些邪恶的念头。

霍恩 你对他说过，他不能分享财宝，船长。这样他就有了邪恶的念头啦。

巴特利特（再一次摇摇头）不。他的眼睛——他的脑袋里有一些想法——他隐藏着不说！他分享财宝——他也许认为不管我们在不在这里，他反正可以分享财宝！也许他认为他分享的财宝还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也许他以为我们被人家救起来之前会因为饥饿和口渴而死亡——而他倒活下来——然后——他就可以占有这满箱的财宝！（突然勃然大怒地站起来）见鬼！对啦，就是这么一回事，好汉们！这就是他的阴谋诡计！等候我们完蛋——然后他把这箱财宝从我们身边偷走！

凯茨（跪在沙上，以威吓的姿态伸手在自己的头上挥舞着）叫吉米拿刀子戳他，船长！叫吉米——我身边没有刀子，要不我就自己动手了。（他有气无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吉米（热切地）你开口，我就戳他，船长。我也把那个少年戳死。

凯茨（露着虚弱的样子）我没有力气，可是还可以代替吉米去戳死他。我没有力气——（他双膝软弱无力，坐在沙上。他以引人哀怜的样子恳求着）我只要喝一口水，身体就有力量！我只要喝一口水，就可以代替吉米去戳死他！（他转动身体，好像想站起来向海滩那边走去）那边一定有水。让我们再去看一看。我去看——（他企图挣扎着站起来，但没有力气，又跌倒在沙上，张开嘴巴喘着气。）

巴特利特（振作起来——露出严峻的态度）凯茨，把你的嘴巴贴上封条吧，你不贴，我来替你贴！

凯茨（又哭又闹）假如我们没有找到水——他就会眼睁睁看我们完蛋。

吉米（讨好地）还是让我把那个厨子干掉吧——连同那个小家伙一起干掉！

巴特利特 我们把他们干掉，难道就有水喝吗，你们这些傻瓜！

（过了一会，他摇摇头，好像要清除脑袋里的一个念头似的，咕哝着）嗨，别再来这一套！我们没有细心眺望船只。爬上那棵树，吉米——赶快爬上去！（吉米·卡纳卡迅速地爬上那棵棕榈树，到达树顶，向四方眺望着。其他的人都费力地站起来，以重现希望的目光抬头凝视着树上的吉米。）

吉米 （突然发出喜悦的声音）嗨，我看见——看见一只船了，船长。

凯茨 （疯狂地挥动双臂）嗨，看见一只船了！

吉米 看起来很像经商的纵帆船，船长。它没有改变方向；它驶近我们这里。它全部张帆地顺风驶过来啦；它很快就要到达这个岛屿了。

霍恩 （拍拍凯茨的背部）一直向我们这里驶过来了，凯茨，你听见我的话吗？

巴特利特 你下来（那个岛上居民从树上滑下来。巴特利特非常得意地呼喊着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正是时候。当那只船驶近这个岛屿的时候，我们就走到暗礁那里，一边呼喊，一边向它挥手。船上的人就会看见我们。我们今天真走运！（他的眼睛盯着那箱财宝，吃惊地）可是现在——这只箱子——黄金——怎么办？

霍恩 （迅速地）你上了那只纵帆船以后会把这箱财宝的事情告诉他们吗？

凯茨 他们会要求和我们分享这箱财宝的。

巴特利特 （轻蔑地）你们以为我疯了吗？不，我们要把这箱财宝埋在这里。

凯茨 （懊悔地）难道要把它留在这里让人家得到吗？

巴特利特 我们要把它埋得很深，谁也找不到它——同时，我们画一张这个岛屿的地图。（他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和一只用剩的铅笔头——伸手指着那棵树的树根）在这里挖一个洞——你们

两人，霍恩和吉米——把洞挖得很深。（那两个人弯下身子，开始用手把沙挖出来。巴特利特在纸上画着）环礁湖——在那边——还有暗礁——（向凯茨，这时凯茨正在巴特利特的肩膀后面盯着看）那棵树就在这里，你看见吗，凯茨，我要在埋黄金的地方画上一个十字形的记号。（兴高采烈地）啊，谁也不能阻止我找到这个地点！我们一旦回到家乡，我就要配备一只小纵帆船，给我们四人乘坐；我们就都回到这里来，把这箱财宝挖出来。我向你们发誓，时间不会很长的！

霍恩（站起来）这个坑够深了吧，船长？

吉米（他已经站起来，向左边望过去——他突然激动地伸手指着）船长，他在看！那个厨子老家伙，他在朝这里看！那个小家伙也在看！他们看得太多了，船长！（四个人都盯住巴特勒和那个少年；他们刚才在狂热的兴奋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

凯茨（露出感觉迟钝的沮丧情绪）他们会知道那箱财宝埋在哪里的，船长！

霍恩 他们上了那只纵帆船以后会告诉人家的！

凯茨（狂暴地）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干掉，船长！把你的刀子给我，吉米——你的刀子——（他蹒跚地走近那个海岛居民，那个海岛居民粗暴地把他推开，同时以疑惑的目光盯着船长。）

巴特利特（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好像被这种已经遗忘了的复杂情况搞得不知所措——慢吞吞地）他们一直在注意我们，这两个鬼鬼祟祟的狗杂种！我忘记他们还在我们身边。（握紧拳头敲自己的膝盖）我们一定要迅速采取行动！那只纵帆船就要驶过来了，他们就能看见它——他们那时就会挥手呼喊——那只船也会看到他们！

霍恩 那我们就要和这箱黄金告别了！

吉米（热切地）你开口说话，船长，我马上把他们干掉。别让他们

向那只船呼喊！他们太碍手碍脚了！

巴特利特（以狂妄的狡猾的目光对那个岛上居民看了一眼，但只回答霍恩的话）好啦，这么一来我们就要和那箱黄金告别了，霍恩。那个下贱的厨子——他嘲弄我们——他明明知道那是黄金，倒硬说不是——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船上的人——他一定会把谈论这件事当做一种乐趣！

霍恩 还有那个小家伙——他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和那个厨子总是勾结在一起。

凯茨（嗓门嘶哑地）喂，拿刀子戳他们——把他们干掉完事！

巴特利特 假如他们不把关于这箱财宝的事告诉那只纵帆船的船长，那一定是因为他们企图在我们回来之前——跑回来挖掉这箱财宝。那个厨子——他的神经不很正常——他的脑子里隐藏着一些东西——他假装不相信这是黄金。你说呢，霍恩？

霍恩 我觉得——时间很紧——空口说话没有什么好处。（暗示地）如果他们做得到的话，一定会对我们采取行动。

巴特利特 好啦，他盯着我的时候，眼睛露着凶杀的表情。

霍恩（用一种近于耳语的低声）我的意见是——巴特利特船长——叫吉米动手！

巴特利特 那是犯罪的行为，赛拉斯·霍恩！

霍恩 法律管不着这个岛屿。

巴特利特（发出单调的声音）船长宣过誓，保证无论航行到哪里，都要守法。他们并没有拒绝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也没有叛变。

霍恩 将来谁还会知道他们没有干这些坏事？他们企图偷窃属于你的东西——那种行为比叛变还要坏。（进行最后一次的劝说）吉米是个野蛮人，他不受法律的约束。而且他比你更强壮。你挡不住他。